



同聲復同氣 同心製銅器

走進「炳記銅器」，時光彷彿回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。那時候，手打銅器十分流行，不論家居、商店，主要盛器均為銅製品。只是，當不鏽鋼、塑膠等物料興起，銅器逐漸被取代，香港的手製銅器店慢慢消失。只見「炳記」店內一對耄耋銅匠兄弟半坐半蹲在打銅，簡陋的布置，昏暗的燈光，散落一地的銅器，與時代格格不入，時間在「炳記」凝住了。

記者：Janice 攝影：馮俊文



常說「兄弟同心，其利斷金」，陸強才（左）和陸樹才（右）兩兄弟年過八十仍日復日工作，讓記者不得不敬佩二人對保存手藝的「銅心」。



「炳記銅器」屹立油麻地逾半世紀，是香港絕無僅有的手製銅器店。



哥哥陸樹才彎着腰蹲坐小木橈上，專注於手上的工作。



店內散落不同形狀的錘，供打銅用。



銅製手沖咖啡壺的圖樣上畫滿陸師傅的筆記。



店內的葫蘆鼎是雷生春送來維修的。陸強才表示，這些手做涼茶鼎是爛一個少一個。

「炳記銅器」位於油麻地。開放式的門面，內裏沒有冷氣，只有一把吊扇置於天花中央，室內燈光微弱，一件件銅器暗啞地瑟縮在古舊的玻璃櫃內。地上兩旁放滿待維修的銅器，工具散滿一地，僅餘一條約兩個人闊的通道。

兩位白髮蒼蒼的八旬師傅，是對親兄弟。哥哥陸樹才坐在店外利用日光照明，燒製焊接銅器，弟弟陸強才弓身坐在店內拿着鐵錘打銅，「噹噹噹……」記者在街外已可聽見響亮的敲打聲。

從學藝到出師

陸氏兄弟是「炳記」第二代傳人，在店內朝夕相對數十年。哥哥主刀畫圖、出樣板、燒焊等，弟弟負責打銅。哥哥有點耳背，主要由弟弟回答記者提問，陸樹才偶爾才答上一兩句。

「爸爸陸樹才創立『炳記』逾80年，我倆小學畢業就跟他學藝。那時沒想過要子承父業，只因讀書不成，為有一技傍身，於是入行。」陸強才回想當年學打銅，純粹為糊口，典型的舊時代社會觀念。想不到一學一打，就是60多年。兩兄弟是香港碩果僅存的銅匠，見證同行相繼退休，經歷了銅業由盛至衰的過程。

「當年學藝，也是『打下手』，從頭學起。從製作零件開始，學半年才懂做『水勺』，那是最簡單的銅器，當年家家戶戶必備。」所謂「千錘百煉方成器」，一塊銅片要歷經無數次鍛打，還要通過熔鑄、切割、焊接等繁複工序才能成器。陸強才說這一行是慢工出細活，耐性、心思、體力缺一不可。缺乏耐性，無法做好作品；不夠心思，難成器物；沒有體力，不能把銅打好。只見一旁的陸樹才蹲坐小木橈上，做着重複的燒製動作，筆者才意會到「耐性、心思、體力」的意思。再看兩位師傅的手，很是粗糙，因長時間坐着彎腰打銅，站直時背部仍是微隆，厚實的肩膀及粗壯手臂，是長期用錘的佐證。

從手製到機製

店舖雖舊，但客人絡繹不絕。記者見有人帶舊

銅器來維修，也有人來買銅煲。上世紀四五十年代，香港日用品以銅製為主，銅煲導熱效果佳，煮食火候十足，且經久耐用。

「六十至八十年代，銅製品最盛行，當時香港工業起飛，手做銅器除在本地銷售，也出口至美加等地。高峰時期香港有百多位銅匠。」後來不鏽鋼等器具湧現，逐漸取代銅製品。現時可見的銅器多為廟宇拜神用品，或舊式涼茶舖的葫蘆涼茶鼎。

「九十年代，涼茶舖開滿街，那時經常要做涼茶鼎，由於體積龐大，一般要半個多月才製成。」昔日銅鼎是重要的涼茶保溫器皿，葫蘆鼎更因而成為涼茶舖的招牌，只要遠遠看到散發啞光的銅鼎，便知道那是涼茶舖。

記者見店內有一個半人高的葫蘆鼎，便問陸強才是否正在做涼茶鼎，他卻要手搖頭說現在不再做了，一來年紀大體力不足，二來原材料貴，地上的葫蘆鼎只是待維修。他補充，近年舊式涼茶舖少了，新式涼茶店不再用銅鼎，本地還有銅鼎的涼茶舖已寥寥可數，只能在百寶堂、雷生春等老字號才看到陸師傅親手做的葫蘆鼎。那一個時代符號，已逐漸被人遺忘。

八十年代香港工業北移，手製銅器不夠機器製的速度快、價格低，亦令這個行業步入式微。陸強才說，本地銅片原料店由近20間，到現在只剩一兩間，和銅匠一樣逐漸消失。

「現時大多數銅片的質地不夠以前軟身，因為針對機器裁剪而造，加深了工匠的製作難度。」由於原材料貴，手打銅器亦不便宜。幸好仍有客人賞識這門手藝，「手製、機製各有各好，機器製作無疑完美，外表光滑，手製銅器卻蘊藏了匠心，那些敲打痕跡更是獨一無二。現在有人來訂造銅器，總會問『是否人手做的？』還會要求我們刻上招牌。」說時陸師傅臉上泛起自豪的笑容。

從涼茶到咖啡

現代人少飲涼茶，多飲咖啡，兩老沒有因循守

舊，反而開始製作銅咖啡壺。「之前有人拿來日本咖啡壺照片，問能否照樣製作，我就說製作器皿是一理通百理明的。」此時哥哥將一張咖啡壺的參考圖樣遞到記者面前，兩兄弟之間的交流縱不多，卻有種不言而喻的默契。

「炳記」做的咖啡壺，壺身採用紅銅，壺嘴及壺柄用黃銅，陸強才介紹紅銅軟身，有助保持鹽味，黃銅較硬，適合「粗用」。陸強才說得輕描淡寫，但記者從那張寫滿筆記的圖樣上，可以推測若沒有多年技術和經驗揣摩加工，單憑一張照片不可能做出那樣的成品。

陸強才續指，近年多了客人拿照片來要求按圖訂製，包括他們沒有做過的产品類型，「近年流行六角錘紋，有客人要求銅器有錘打痕迹，表面要凹凹凸凸，花費的工夫更多。由此我們發現，有錘紋的銅器若跌凹了，復原會比光滑的更易。」兩老的匠心獨運，令新造銅器多了一絲潮流玩味。

從守藝到守情

兩位陸師傅，弟弟80歲，哥哥已經86歲，儘管體力遠不及年輕時，依然坐在店內使勁打銅片，每天如常。二人早已過退休年齡，為何還守在老店？原因離不開一個「情」字。「父親從內地來港，認為要有一門手藝傍身，於是向老鄉學打銅，他說學藝過程很辛苦，自然想將手藝延續下去。『炳記』六十年代尾搬到現址，一晃就60年。幸好店舖是自置物業，否則早就結業了。」

陸強才強調，店舖是父親留下的，兄弟雖沒有明言要扛起子承父業的擔子，但過去數十年所做的已說明一切。網上流傳兩位銅匠年底退休，陸強才澄清，仍有不少預訂器物未完工，只要身體許可，還會繼續工作：「創業難，守業更難。如果得一人是難以經營下去的。還好我兩兄弟同聲同氣，早就有同進同退的共識。」弟弟將視線轉向埋首工作的陸樹才，二人目光接上，但見哥哥輕輕點頭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 (H)

傳承手藝

現代思維與工匠精神相悖

香港人一窩蜂的威力，不容小覷。當網上傳言「炳記」即將光榮結業，不少網民大感可惜，均希望在兩位陸師傅退休前找二人親手製作銅器留為紀念，因而令店舖訂單突然增多。

記者環顧店內多時，只見兩位老師傅在幹活，卻不見其他職員。問到兩老為何不找多些人來分擔工作，或招攬學徒，既可減輕負擔，也可將這門手藝傳承下去。陸強才坦言，他們並非不願意收徒授教，而是這門手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學得來，而且很辛苦：「曾經有人來跟我們學藝，學沒幾天就說沒有興趣走了。銅器製作起步慢，至少要學習4年才滿師，沒有多少年輕人耐性。」

即使是學滿師，也未必能獨當一面，更不代表能打出精美的銅器。陸強才隨手拿出一個水煲解釋工序難度。「水煲外表看似簡單，但壺嘴在塑形時須格外花費時間和心思，要慢慢將其製成彎曲狀，打磨完後再與壺身焊接在一起。我倆上午

10時開店、約下午5時收舖，一日最多只能完成10個壺嘴。水煲壺口的工藝也很講究，採用流線型、有層次的設計，完成這樣一個水壺，少說也要三天時間。」據陸強才介紹，該壺型為傳統茶樓陸羽茶室的同款，既是水煲也是茶壺，大大的壺身用來盛熱水實用不過。然而現在茶樓多已改用熱水瓶，客人訂造銅水煲，只為留念。

政府漠視工藝傳承

陸強才認為，有很多技術工種相比銅器製作入門快、人工高，他不奇怪何以現今沒有年輕人願意接手傳承。再加上香港工業萎縮，政府不及外國般重視工匠，無論那門手藝有多好，終將面臨失傳的厄運。他歎氣說，倘若政府能多加重視，提供適當資助，鼓勵工匠傳授、市民學習技藝，傳統手藝或能長久傳承。可惜，現代人一味追求快捷方便，恰與工匠精神相悖，或許這才是手製銅器終有一日會被淘汰的原因。



陸強才擅長製作水煲，他說壺嘴是最難做的一部分。



銅片的質地較以往硬，進行裁剪、切割等工序要花更多氣力。